毫也今此書言中而繼以庸何哉庸常也常不在中之外也中在是而常已在是雖繼之以庸而實未嘗加一秋毫也學者知中與庸俱名與實同則堯舜禹約以一辭而非少也又知繼之以庸無所加益則子思子並明二義而非多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極之中固自有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存焉兩儀四象八卦又曷嘗有外於太極哉中者先天地而存即太極也而其充滿乎宇宙之間

貴賤貧富生死壽夭莫不各有定分而色聲臭味安佚雖人之所同欲然有得焉有不得焉非命然耶苟制於命矣則不專於性也性不可離命而言也指仁義禮智天道之於父子君臣賓主賢者聖人而曰命也又繼之曰有性焉葢謂天性在我則仁者必壽大德者必受命而所謂仁義禮智天道乃吾性之所固有耳既謂之性則不專於命也命不可離性而言也孟子所以反覆言此者誠以性不離命則當聽其在

道率循也循性而行即中庸之道也人皆有此性則皆有此道道不在性之外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典皆道也而即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也此性此道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在我率而行之耳有所矯拂則不可以言率性委諸自然則亦不可以言率性不起穿鑿之意見不生支離之言論必有事焉而行所無事是之謂率性此性此道無二致也道之爲言通也繫辭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剛柔仁義之道即性命也世之不明道者語道則離於性語性則離於命殊不知所謂道者斷斷乎合天地人斷斷乎通性與命是之謂道是之謂無所不通荀揚韓不知道故不識性或以爲性惡或以爲善惡混或以爲三品何其紛紛乎異說耶且夫人之禀賦固有剛柔緩急輕重清濁之異矣然而一性之靈則舉天下相似也今夫彊忍之人不可以禮義誨也一見赤子匍匐入井則未

嘗不惻然憐之至於乞食之人雖瀕於死而簞食豆羹蹴爾而與則必有所不屑也此果何自而發耶非夫性天之同然者不可磨滅耶孔子曰性相近近之一字固已包剛柔緩急輕重清濁在其中矣彼聖愚賢不肖若甚相遠也今乃斷斷然謂之近蓋謂厥初生民本無相遠人人可以爲聖爲賢其所以發明本有之靈而使天下萬世不敢自暴自棄者皆此一近字之功也孟子深得斯旨故曰性善善之一字即書

皆教也非獨載在方冊見於誦習者謂之教凡簠簋籩豆升降上下周旋裼襲之儀鐘鼓筦磬綴兆行列屈伸俯仰之節皆教也禮樂之有形者非粗而性命之無形者非精也皆性命也皆禮樂也有精粗而無精粗也禮樂之有聲者非外而性命之無聲者非內也皆性命也皆禮樂也有內外而無內外也內外精粗之兩立而中在其中矣內外精粗之兩忘而中無所倚矣內外精粗非忘非不忘而中不可名狀矣故

嘗試論之性不離命命不離性性命一中庸也性命降自天率性由道存乎人人不離天天不離人天人一中庸也道自道也成己也推此教人成物也己不離物物不離己物我一中庸也

天之所以命人者曰命命之謂性性不離命命不離性也性命即中庸也帝降衷人受中天之所以為天者常中而已是所命也即所性也故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率循也循其本然之性也雖氣稟

左右有無可不可之中閒者足以盡中之義乎曰中
庸無在無不在也舉中閒以爲中固中也然止於舉
中閒則猶未足以盡中也惟夫舉上下左右有無可
不可之兩端而中皆在其中此其所以無適非中也
此其所以不離也曰不可須臾離甚言其在在皆中
庸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而無斯須頃刻之可離
耳使有斯須頃刻之可離則不足以爲中庸矣故君
子於是戒謹恐懼焉所不睹所不聞非但屋漏闇室

也即不睹不聞也隱也易之一畫也然而不睹與睹對不聞與聞對隱對見微對顯勿謂隱也而見莫甚焉勿謂微也而顯莫甚焉甚可畏也甚可懼也謹獨非他常中而已不離道而已非不離也無可離也離將安之

未喜未怒未哀未樂之時澄然寂然性也既曰未發何以名中曰中不可名狀也可名狀者皆發也發非性乎曰發而中節亦性也發而不中節者性之動也

聖人哉人人皆有天命之性人人皆有喜怒哀樂未
發之中人人皆有不睹不聞之獨念之哉敬之哉
曰不睹曰不聞曰隱曰微曰獨何以見之未有喜怒
哀樂時見之未喜未怒未哀未樂寂然而已性也及
其發也則為睹為聞為見為顯是以有喜有怒有哀
有樂喜樂屬陽哀怒屬陰皆發也發非性乎雖然猶
未發也寂然如初命之曰中和中太極也渾然未發
為陰陽大本也和太極之發也分陰分陽流行事物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知上加一大字舜心太虛也太虛澄然故聰明舜心太虛故大知人誰肯下問於人誰肯察淺近之言舜則中心篤好略無秋毫有我之私非大知乎大知照臨於上惡固無所逃舜則消伏融化而泯然不見其迹天下之善孰加於舜舜則樂取諸人而惟恐推揚之不至非大知乎大知即中也何以見其爲中上章言知者過之小知故耳大知無過亦無不及舜性之

惟精惟密乃融乃一是爲中庸是謂天命之性故夫子復贊美之曰其斯以爲舜乎

舜心太虛也故大知大知不自知去聲好問於人雖淺近之言必察焉隱泯也融化無迹也不閒人我善惡兩融中在其中矣物皆有兩端執兩不執一也不執一故事事有中物物有中在在有中是謂用中或曰執兩端之語與執厥中何爲不同曰堯舜以聖授聖故止言執厥中而不執一之義已明性之也夫子立

而納諸罟擭陷阱而不知辟者乎其所以然者惟自
以爲知而已自以爲知者乃天下之大不知也使其
果知耶則雖處重險之中未嘗不心亨也心亨者正
所謂擇中庸而能守者也彼自以爲知而實陷於大
不知則失其本心矣失其本心則心不亨矣心不亨
則處平安尚難而況處險乎脫罟擭陷阱尚未能而
況望其周旋於中庸之坦塗乎甚矣自謂予知之一
語實古今天下膏肓不治之疾必去此疾乃可以拔

是其心果如何哉孰爲善孰爲惡如辨白黑如數奇耦可以爲知矣而舜不自以爲知惡則泯然融化不見其迹善則顯然推揚使見於世是其心又何如哉惟其無我而已人之本心天地同大自夫人以有我之私間之藩籬植焉矛戟生焉小知自矜本心日蔽其去中庸遠矣大舜之心洞然大空何者爲我我尚不立何者爲物無我無物物我一貫當問即問當察即察當隱即隱當揚即揚無高妙無奇特中中庸庸

爲不知哉其失正在於自謂予知耳一念之差聖狂易位擇中庸者宜于是兢兢焉雖然徒曰用晦而明居難而不失其正是知也是善擇善守也至於當可爲之時而不能奮大有爲之勇聽斯世之淪胥孤生民之徯望烏得爲中庸烏得爲知故聖人又於九三之爻特著其義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其湯武之事乎三與上正應上極闇而下極明誅其君弔其民此固聰明勇智者所當爲也然而猶有戒心焉故曰不

可疾貞聖人亦曷嘗敢遽用其明哉遽用其明而自
謂予知也非聖人之心也夫以湯武大聖尚不敢自
謂予知擇中庸者宜如何耶是故湯武之征伐堯舜
之揖遜一中庸也禹稷之過門不入顏子之簞瓢陋
巷一中庸也曾子之去子思之守一中庸也夏葛冬
裘渴飲飢食何往而非中庸哉何往而非善擇善守
哉吾試為學者申言之今學者之病非墮於知即墮
於不知耳人皆曰予知此非真知也乃墮於知也驅

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此非真不知也乃墮於不知也使其真知耶中庸我所固有也何罟擭陷阱之能納使其真不知耶滿宇宙皆中庸也何罟擭陷阱之可辟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此真知也非墮於知也非罟擭陷阱之能納也詩之詠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真不知也非墮於不知也無罟擭陷阱之

可辟也故惟真知者可以語真不知矣惟真不知者
可以語真知矣嗚呼學者而達於此始可以語中庸
矣此非吾言也子思子言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其有知乎其無知乎其可以
知不知論乎毛尚有倫中庸其有倫乎其無倫乎天
無聲臭中庸其有聲臭乎其無聲臭乎果可以有無
論乎果不可以有無論乎故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
中至於此不特非論說之所能與亦將不見論說之

可與矣不見論說之可與者始可以為心通默識矣夫是之謂自得之學

入罟擭陷阱而不知辟以喻擇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中庸安宅捨安入險愚甚矣尚自謂予知耶皆曰予知乃大不知不曰予知即舜大知

人苟自患其愚終有時乎不愚若不自知其愚長無開明之日矣罟擭陷阱當避不避是天下之至愚也而懵不自覺尚且自謂予知耶嗚呼孰有轉罟擭陷